

走进程远的小镇里

——读程远散文集《小镇流年》

程云海

和程远似乎很熟，同是辽宁省的作家，又是本家，认识已经多年；又似乎不熟，程远特立独行的个性，带着文人的不羁和率性。这让我对他有点敬重，又有点儿猜不透、看不懂的感觉。

《小镇流年》这本书，我读得断断续续的，才读完，读了后面想不起来前面，岁数大了的原因吧。但毕竟是同龄人，有一些相同的生活经历，那些童年往事让我产生共鸣，读至兴处，会心一笑；但是又有许多不同：我住在沈阳农村，他住在抚顺矿山小镇，于我，是带着些向往和好奇的。

轻翻着纸页，我的指尖像触到了东北矿山小镇的山石——粗粝里带着温热，那是程远笔下树基沟村的烟火气。读他的文字不像是旁观，而是沿着记忆的纹路，重新走了一遍被时光磨亮的青石板路。

在书里，他写裹着棉袄在俱乐部楼上看电影。突然地板摇晃起来，地震了，地震了……有人喊道。他从红色立柱上滑了下来，双手沾满了红色的油漆。看到这里，我忽然想笑——闹地震时，我们不敢住屋里，只能在猪圈里铺上草，每人脚下踩个装了热水的玻璃滴流瓶。苦涩中的记忆，那么刻骨铭心！

他写靠近广场边上的某一处，白灰房头上挂着一个绿色的邮箱，他总要替父亲去那里寄信。那斑驳的邮箱，如绿色的眼睛，望着伸向村外的路。让我想起年少时经常帮妈妈给远在山东的娘家人寄信，包括后来自己写一些文章，带着期待悄悄投进乡邮政所门口的邮筒里，那绿色的邮筒，曾带走了我们多少牵挂和惦念啊！

“记得每到农历腊月廿九的晚上，父亲将白天买来的红纸用剪刀裁好，折成大小相同的格子，把墨水倒进瓷碗中，把毛笔润开……我和哥哥、弟弟围在一旁，或找纸，或扶桌，或争抢着拎起写好的春联、春条和福字摆在地上、炕上晾晒……”父亲写春联这段文字写得特别有画面感。我曾经在一篇散文中描写过几十年前，当过小学教师的舅爷写春联的往事，那时我读四年级，对联的词还是我即兴编的。

他写积劳成疾的母亲，那么热爱生活。她喜爱花草，抽出时间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栽些好看的花儿……生活在贫困之中，却仍然怀揣着善良，这是那一代平凡女性的缩影。

程远笔下的树基沟村，不是单属于他的。那些地理坐标、物件纹路、人事

片段，早已在无数个乡下子弟的记忆里生根，甚至成了东北同时代人的童年记忆。

《小镇流年》已经成为了一面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共用的镜子，每个读者都能在里面照见自己的童年一角。

翻开这本书时，我总在想：程远的记忆力真好，他是怎么做到把一幕幕往事如数家珍般地描写下来的呢？

我想，这应该是非虚构的魔力：当作者既是亲历者又是叙述者时，他的眼睛就成了最好的镜头。

程远的文章会把时代的褶皱熨平在日常的叙述里，让你在嗑瓜子的声音里听见历史的回声，在未化的冰糖里尝到岁月的甘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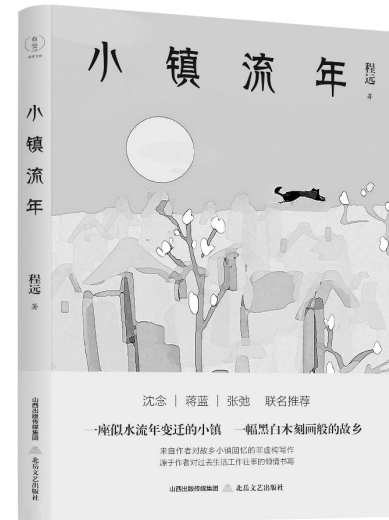
我认为，程远的叙述密码是在最朴素的词句中，藏着最深厚的情意。他的每一个片段里都挟带着对少年往事暖暖的温度。

程远在书中描写了树基沟村的现状，他就像当年那个往邮筒里塞邮件的少年，满含着对那片土地的深情。他用平静的叙述，述说着最浓情的心声。

回忆是一种痛。尤其是当那久远的伤口已经结痂。多少人都想逃离和躲避苦难，而优秀的文人却总是愿意回

望历史，“忘记过去，等于背叛将来”。我突然想起了这句话。

我不想用一些深度的思考或美学艺术上的评析来谈《小镇流年》。我只想以一位同龄读者的身份，谈一谈自己的感受，算是对《小镇流年》里那些仿佛在我身边成长起来的朋友们的致敬！



为了多看你一眼

万重山

“窥探”，这个词用在父亲身上，是不是不合适？是不是过分？反正李纯一时找不到更贴切的词了。她一气之下，就脱口而出了。你如果再到单位去看我，我就不去上班了！

怎么回事？好端端的家庭，为何会平地起了风云？

原来父亲李安然自从退休以后，天天到李纯的单位去“窥探”她。趁她不注意的时候，父亲会冷不丁地冒出来，找机会跟她打个照面，然后匆匆地离开，脸上挂着如获至宝一般的满足和惬意。起初几次，李纯还朝他浅浅一笑，作为问候。但是，父亲这种“窥探”不是“偶尔”，而是天天。

她受不了了，开始感到厌烦，开始用白眼瞪他。可父亲依然我行我素。

终于有一天，李纯发飙了，她“啪”地放下碗筷，对父亲下了最后的通牒。

李纯是家里的独生女。不用说，父亲是多么宠着她。吃葡萄时，父亲会连皮带籽剥掉，然后用牙签穿好，小心地送到她的嘴边。父女之间从没有红过脸。

母亲闻到了火药味儿，忙出来打圆场：纯儿，你爸他就是想多看你一眼。

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我天天在家里，他还看不够吗！

我已经三十岁了，已经成家了，有了小宝了，不是三岁小孩儿！他天天跑到单位去“窥探”我，同事们会怎么说我？他们会嘲笑我的。他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李纯越说越委屈，最后还抹起了眼泪。

母亲转头劝老伴，老头子啊，咱甭去了，你在纯儿面前做个保证吧。

保什么证？不去就不去。

第二天，父亲果然不敢到办公室来“窥探”她了。一个星期，一个月……李

纯在单位再也没有看到父亲的身影。父女俩相安无事。

有一天，父亲说，纯儿，最近开开在幼儿园里怎么老是哭？你快问问老师是咋回事？

开开是李纯的女儿，已经三岁了。李纯赶忙给老师打电话。老师说，开开本来好好的，可你父亲天天来看望开开。开开说，看到外公就想回家，然后就哭了。

你看，你看，都怪你呀！李纯不满地瞪了父亲一眼。

过了一阵子，开开已经适应了幼儿园的生活。有一次，父亲高兴地说，老师说得没错，咱们开开真厉害，今天我又站在老地方看你，开开真的能看见我，还朝我挥小手呢！

李纯无语。看来父亲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女儿开开身上。这也是一种天

伦之乐吧。李纯向父亲莞尔一笑。

年终，机关大院的门卫老苏拦住了李纯，问道，你父亲老李最近是不是出差去了？很长时间没见到他了。

李纯感到奇怪，就问道，您怎么会认识我父亲呢？

哎哟，你不知道呀。你父亲天天来探望你，他怕惹你生气，不敢上楼去你办公室，就拐到值班室跟我泡茶唠嗑……

老苏说到这里，李纯的鼻子一酸，赶忙别过脸去。

是的，父亲是“出差”去了。他“出差”到了遥远的天堂。半个多月前，父亲心脏里的那一颗像定时炸弹一般的室壁瘤突然爆裂了……

李纯的眼泪吧嗒吧嗒地流了下来。可有什么用呢，在人间，她再也见不到那双充满眷恋、充满慈爱和关切的眼睛了。

因为爱（组诗）

祁雨桐

冰凌花

冰凌花
是时光寄来的信件
字里行间藏着童话
奶奶讲的故事还在耳畔回响

大自然是神奇的画家
霜笔随意挥洒
勾勒出古典的传说
三国烽烟，红楼梦魂

轻舔一口晶莹的冰凌花
与雪花深情对吻
凉意漫过
画面被打湿

泪水不经意地落下
不知是因为花的凋零
还是为故事而伤感

哦，孤独的冰凌花
让我也化作冰凌花
为你做伴儿吧

因为爱

像春雨拥抱干涸的窗台
不必问什么缘由，只将温柔
化作每一滴相思泪

似星辰追逐暗夜的徘徊
不求回应，固守在原地
每一束光都是无声的告白

无需精心彩排
心动的节拍最美
在时光的舞台
我们共舞着

不用固定的剪裁
真诚就是纽带
紧紧相牵的手里
悄悄写下彼此的名字

榆钱

老照片在镜框里暗黄
时光将祖母的皱纹
酿成一个“老”字
她那摇着榆树的手
还在记忆的枝条上 轻晃

在老榆树一圈又一圈的年轮里
藏着祖辈父辈春天嚼过的甜
我拾起跌落的黄昏
每一片榆钱都写满乡情

暮色漫过窗台时
总有她的轻叹
从褪色的门里钻出
那些晾晒在屋檐下的红辣椒
在月光里 轻轻摇晃

我捧着
一枚风干的榆钱
固执地站成
祖母眺望的模样

转角的花

暮色漫过墙角时
我踮起脚尖
轻轻数一瓣瓣花
那里藏着
一些没说出口悄悄话

风轻掀你绯红的裙角
叶子屏住呼吸
聆听着我和黄昏的对白

把梦揉进露珠里
让梦在黎明前悄悄绽放
我想变成一只迷途的蝴蝶
撞进你柔软的怀抱
又带着香气 飞向远方

转角处 你站成
永不褪色的风景
倔强地点亮
每个清晨和夜晚

